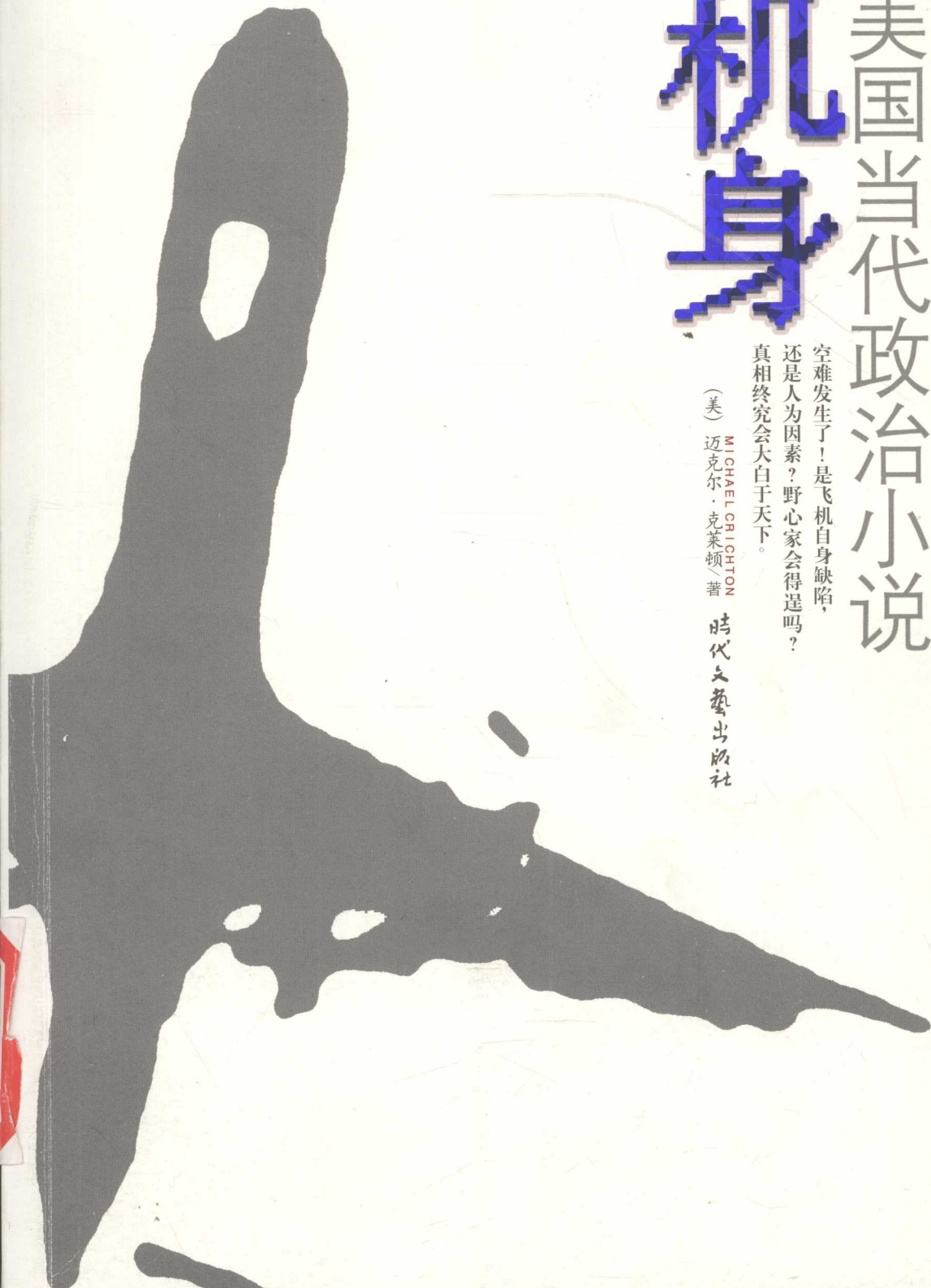


美国当代政治小说

机身

空难发生了！是飞机自身缺陷，
还是人为因素？野心家会得逞吗？
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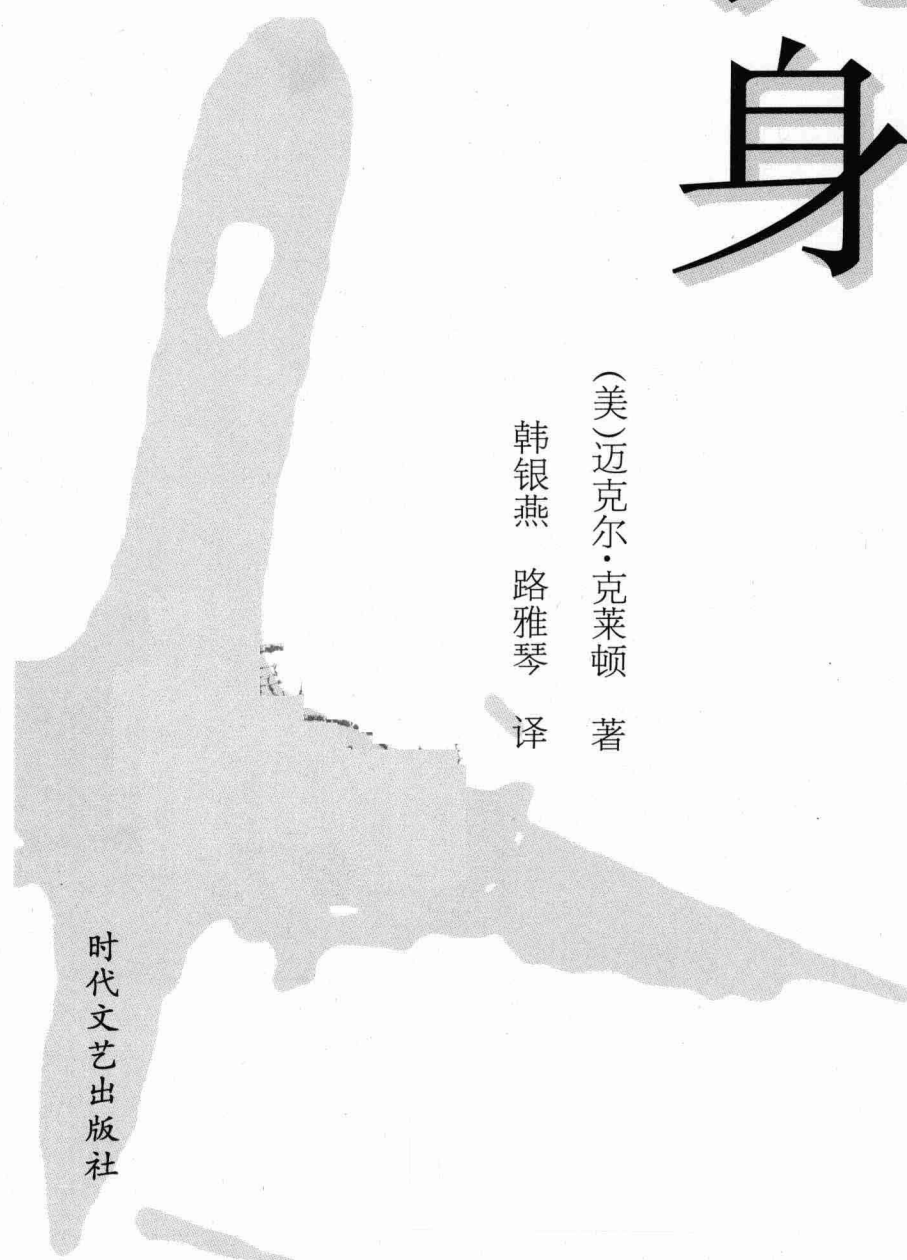
(美) MICHAEL CRICHTON
迈克尔·克莱顿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机身

(美)迈克尔·克莱顿 著

韩银燕 路雅琴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身 / (美) 迈克尔·克莱顿著; 韩银燕, 路雅琴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387-2417-2

I.机... II.①迈... ②韩... ③路... III.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3719 号

吉图字: 07-2008-1836 号

Copyright© 1996 by Michael Crichton

Worldwid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Version Copyright© 2007 by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Jilin Publishing Grou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机身

作 者 (美) 迈克尔·克莱顿

译 者 韩银燕 路雅琴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赵 岩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38648 发行科: 0431-8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3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星期一

星期一

在 TPA545 航班上

早晨 5 点 18 分

艾米莉·詹森松了一口气，漫长的空中旅行就要结束了。清晨的阳光从舷窗上洒落进来，躺在她大腿上的小莎拉在阳光下眯缝起眼睛，起劲地吮吸着奶瓶里的牛奶，吸空后就用她的小拳头把奶瓶推开了。艾米莉对女儿说：“来，宝贝，站起来喽。”她把女儿竖抱起来靠在她的肩上，开始轻柔地拍打女儿的后背。女婴打了个饱嗝。

旁边座位上，蒂姆打着呵欠揉揉眼睛，他从飞机在香港起飞后就开始睡，睡了一整晚。艾米莉在飞机上从来不睡觉，她太紧张了，睡不着。

蒂姆说：“早安，亲爱的。”他看了一下手表，又说道：“再有几小时就到了，有要提供早餐的迹象了吗？”

艾米莉摇摇头：“还没有。”他们乘坐的是 TPA 航空公司从香港到丹佛的班机。蒂姆即将到克罗拉多大学任助教，他们攒了一笔钱用来在那里安家。整个旅途很愉快，他们的座位在飞机前部，很舒服。

只是乘务员们似乎不够训练有素，供餐时间不规律。艾米莉昨晚在飞机上就没有吃提供的晚餐，因为蒂姆那时在睡觉，而她怀抱着熟睡的小宝宝根本无法吃饭。

直到现在，艾米莉还对机组人员随随便便的行为感到惊讶。他们在飞行途中就让驾驶舱门大开着。

她知道亚洲飞行员经常这么干，但多少还是让她感到不妥——太不正规了，太散漫了。半夜时，飞行员还在机舱四处闲逛，并不时地与女乘务员闲扯几句，现在又有一个飞行员正往飞机后部走去，但不知怎么回事，在飞行途中，她始终感到心神不安。

艾米莉把莎拉放回到她的大腿上，小家伙盯着蒂姆咧嘴笑了。

“哎，我得把这拍下来。”蒂姆说着在他座位下的提包里掏出一个摄像机，对准他的女儿。他一只手拿着摄像机，一只手在女儿面前晃来晃去吸引她的注意。“莎拉，莎拉，来给爸爸笑一个，笑一个……”

莎拉咯咯地笑了起来。

“莎拉，就要到美国了，这是爸爸妈妈的祖国啊，感觉怎么样啊？”

莎拉又咯咯笑了起来，小拳头也跟着舞动着。艾米莉说：“她也许会觉得美国人都看起来怪怪的。”莎拉七个月前在中国湖南出生，那时蒂姆正在那里学习中医。

艾米莉看到镜头对准了自己。蒂姆问道：“你感觉如何，孩子她妈？”

你是不是也很高兴回家呀？”

她说：“噢，蒂姆，别拍我。”她觉得在飞机上这么长时间未梳洗打扮，自己的样子一定很难看。

“来吧，没关系的。你在想什么？”

她现在想梳理头发，还想去撒尿。

她说：“嗯，我现在真正想要的是——，我做梦都想要的是——干酪汉堡包。”

蒂姆问道：“上面加点豆瓣辣酱？”

她说：“天啊，不要，只要干酪汉堡包，里面夹着洋葱、番茄和莴苣，还有腌黄瓜、蛋黄酱。天啊，蛋黄酱多好吃啊。噢，再来点法国芥茉酱。”

蒂姆把镜头又对准了女儿，说道：“莎拉，你也想吃干酪汉堡包吗？”

莎拉正用小手握住自己的脚趾头，使劲拉到嘴边，放进嘴里，仰着头看着蒂姆。

蒂姆笑了起来，手中的摄像机也晃动起来。“莎拉，这就是你的早餐吗？不等乘务员送的早餐了？”

这时，艾米莉突然听到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好像是从机翼传来的振动声。她猛地转过头来，问道：“什么声音？”

蒂姆仍旧笑着，说道：“哎，别紧张。”

莎拉也笑了，高兴地发出咯咯的笑声。

蒂姆说：“亲爱的，我们马上要到家了。”

但他话音未落，飞机就开始颤动起来。飞机机头突然朝下载去，艾米莉感到莎拉正从她大腿上滑落下去，她紧紧地抓住女儿，拉向自己怀中。机头继续向下俯冲，好像要头朝下倒立似的。然后，机头又突然拉升，怀中的女儿像铅块一样压在她胃部，把她紧顶在座椅靠背上。

蒂姆说：“见鬼，这是怎么回事？”

猛然间，她被抛离了座位，安全带勒住了她的大腿，她有失重的感觉而且感到恶心。她看到蒂姆也从他的座位上被弹了起来，头部撞到头顶上的行李架上，摄像机也被撞飞，它从艾米莉的面前飞过去了。

艾米莉听到飞机驾驶室里响起一片警铃声，还伴随着一个标准的声音在重复着：“飞机失速！飞机失速！”

她瞥见穿着蓝色制服的飞行员叫喊着，在飞快地拉动操纵杆。乘客们在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伴随着舷窗玻璃碎裂的声音，客舱里乱作一团。

飞机又陡地头朝下俯冲，一个中国老妇人被甩到了过道上，躺在地上尖叫。一个十多岁的男孩紧随其后，头朝下翻滚下来。艾米莉急忙扭头看



蒂姆怎样了，却发现她丈夫不在座位上，黄色氧气面罩也从上面垂落下来，在她眼前晃荡，但她无法抓住它，因为她紧紧搂着自己的女儿。

当飞机陡然下降时，她又被惯性推回到自己的座椅上。被甩落在地的鞋子、皮包随着飞机的剧烈起伏而发出乒乓的撞击声，还夹杂着人体与座椅和地板撞击时的砰砰声，舱内一片狼藉。

蒂姆不见了，艾米莉扭头寻找他在哪里。突然头顶上的行李箱盖弹开了，一个很重的提包落下来正好砸在她的头上，很痛，眼前一黑，接着眼冒金星，头晕晕沉沉的。警铃还在响着，乘客们还在尖叫着，飞机还在头朝下俯冲。

艾米莉把头低下来，把女儿紧抱在胸前，平生第一次开始祷告起来。

南加州空中交通管制中心

早晨 5 点 43 分

“呼叫塔台，这是 TPA545 航班，我们遇到紧急情况。”

南加利福尼亚州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坐落在一幢深色的建筑里面，这一天是高级空管员戴夫·马歇尔当班。他听到了飞行员的呼叫，急忙查看雷达屏幕。TPA545 航班从香港出发，飞往美国的丹佛市。几分钟前刚刚从奥克兰空管中心移交到他的手里，飞行一直很正常。马歇尔用手碰了碰他嘴边的麦克风，说：“545 航班，请继续。”

“请求准许紧急迫降于洛杉矶机场。”

飞行员的听起来还算镇定。马歇尔紧盯着雷达屏幕上正在移动着的一个个绿色模块，它们各代表一架正在空中飞行的飞机。TPA545 航班正临近加利福尼亚海岸线，很快就会飞越德尔瑞码头，再有半小时就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了。

马歇尔说：“喂，545 航班，收到你的请求，报告紧急情况。”

飞行员说：“我们的乘客出了紧急情况，我们需要地面救援，我们需要救护车，三四十辆救护车，可能还要更多。”

马歇尔惊呆了：“TPA545，请再说一遍，是要四十辆救护车吗？”

“确定。我们在飞行中遇到了强气流，乘客和机组人员都有受伤的。”

马歇尔心想，该死的，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个情况呢。他转过他的转椅，向他的上司简·莱文用手示意。简·莱文拿起另外一个耳机，切入进来监听。

马歇尔说：“TPA545，我已备案——你请求要四十辆救护车。”

莱文惊呼道：“上帝啊，四十辆？”

飞行员还是很冷静地回答道：“啊，收到，空管中心，是四十辆。”

马歇尔又问：“需要医疗部门的援助吗？受伤人员情况如何？”

飞行员说：“我还不能确定。”

莱文向马歇尔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让飞行员继续说下去。马歇尔说：“你能把估计的情况告诉我们吗？”

“对不起，我没法估计。”

“有人昏迷吗？”

“不，我想没有。”飞行员说，“但有两个已死亡。”

“混蛋。”简莱文说道，“这时候才告诉我们。这家伙是谁？”

马歇尔在电脑键盘上敲了一个键，屏幕上方弹出一个窗口，上面有TPA545航班的机组人员名单。“机长是约翰·常，他是TPA航空公司的高级飞行员。”

莱文说道：“但愿别再让我们听到还有别的什么意外情况，这架飞机还正常吧？”

马歇尔又呼叫起来：“TPA545，飞机情况如何？”

飞行员答道：“飞机客舱有损坏，不算严重。”

马歇尔问道：“驾驶舱情况如何？”

对方答道：“驾驶舱一切正常，没什么异常情况，飞行数据采集设备也显示一切正常。”飞行数据采集设备的用途是探查飞机上有无故障，如果这个设备显示飞机正常，那么飞机可能真的没问题。

马歇尔说：“我记下来了，545航班，你们机组人员情况怎么样？”

“机长和副机长一切正常。”

“哎，545航班，刚才你说有两个机组人员受伤。”

“是的，有两个女乘务员受伤了。”

“你能具体说说她们的伤情吗？”

“对不起，我不能，有一个昏迷了，另一个的情况我不知道。”

马歇尔摇着头说：“你刚刚说的是没人昏迷。”

莱文说：“我不会再相信他的鬼话了。”

她抓起红色的话筒：“消防人员一级战备。救护车各就各位。命令神经科和照相室做好准备，通知西部医院待命。”

她看了看表：“我得给洛杉矶飞行标准地区办公室打电话，这一天过得太糟糕了。”

洛杉矶国际机场

早晨 5 点 17 分

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洛杉矶飞行标准地区办公室位于帝国高速路边上，离洛杉矶国际机场仅有半英里的距离。这个机构监管商务飞机的运营，包括飞机保养、飞行员训练等都在它管理范围内。这一天的值班官员是丹尼尔·格瑞恩，他今天来得比往常要早一些，正自己动手清理桌上的文件，因为他的秘书一周前辞职了，而办公室主任又拒绝接替秘书的位置，说是华盛顿总部要求自行解决缺员问题。所以现在格瑞恩只好自己动手去干，边干边喃喃自语。国会大幅削减航空管理局预算，让联邦航空管理局用更少的经费做更多的事情，好像问题的根本是工作效率低而不是工作量超负荷似的。可是客机运载量以每年百分之四的速度递增，而且商务飞机服役年限都已较长，这些因素都使得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工作量大增。当然不只是各地的航空管理分支机构遇到这样的难题，甚至像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也入不敷出，每年得到的处理空难的预算仅有一百万美元而已……

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这是紧急情况专线电话！他抓起话机，对方是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一位女士，她说：“我们刚刚得到通知，有一架外国入港航班出了问题。”

格瑞恩一边伸手抓过来便笺，一边说道：“唔，请接着说。”对联邦航空管理局来说“问题”这个术语具有特定含义，指飞行中出现的不太严重但需要向地面汇报的情况。“事故”这个术语指的是有人员死亡情况或飞机有结构性损坏等情况，一般都比较严重。所以，飞行员汇报说出了“问题”时，你根本确定不了到底情况严重与否。

“这是 TPA 航空公司的 545 次航班，从香港飞往丹佛，飞行员说他们在飞行途中遇到强气流，现在要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紧急着陆。”

“那架飞机是否适航（性能良好而安全）？”

莱文答道：“他们说飞机性能良好，他们现在机上有伤员，要求地面准备四十辆救护车救援。”

“四十辆？”

“机上还有两名人员死亡。”

“啊！”格瑞恩猛地站了起来，“飞机什么时候抵达？”

“十八分钟后。”

“十八分钟！——天啊，为什么这么晚才通知我？”

“嘿，机长刚刚才通知我们，我们就马上通知你了。我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通知了消防人员待命。”

“消防人员？你刚才不是说飞机没什么大问题吗？”

对方答道：“谁知道呢？飞行员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看样子好像受了惊吓。我们在七分钟内把这架飞机移交到机场塔台指挥。”

“好吧，”格瑞恩说，“我马上处理。”

他抓起他的身份牌和手机走出办公室，路过门口接待处时，对凯伦说：“现在国际航空港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吗？”

“凯文在那里。”

“呼叫他，”格瑞恩说道，“告诉他从香港起飞的 TPA545 航班马上入港，十五分钟后降落。让他登上该机并守在舱门口，别让机组人员离开飞机。”

“明白了。”她边说边拿起电话。

格瑞恩开车飞也似的驶上苏普尔维达高速公路，去往机场。在开车到达高速公路通往飞机跑道下面的入口处时，他抬头看见了 TPA 那架飞机庞大的身躯，在机尾部印有 TPA 航空公司鲜艳的黄色徽章，很醒目，飞机已着陆并正在地面上滑行。TPA 是总部在香港的航运公司，联邦航空管理局所处理的外国航空公司的问题多数是出在这些运营公司身上，许多运营公司因成本预算过低，在安全标准方面远不及正规航空公司，但 TPA 航空公司却一直有良好的口碑。

格瑞恩暗想，这只大鸟终于平安落地了。他看不出机体有任何结构性损坏的痕迹，这是一架由伯班克的诺顿飞机制造公司制造的 N-22 型飞机，已服役五年，有令人羡慕的速度标准和安全记录。

格瑞恩猛踩油门，冲入机场跑道下面的地下车道。

他飞快地跑进国际航班大楼，透过落地窗，他看见 TPA 喷气式飞机正驶近国际大厅入口，救护车已在下面的水泥地面上排成一行，第一辆救护车甚至已尖利地鸣叫着开动起来了。

格瑞恩来到登机口向警卫亮了一下他的身份牌，就跑下了坡道。这时已有乘客从飞机舷梯上下来，苍白的脸上满是惊恐的神色，许多人走路跛着腿，衣衫破碎、浑身血迹斑斑。在坡道两旁，医护人员围着伤员紧急救治。

当他走近飞机，闻到一股呕吐物散发的刺鼻气味，令人作呕。他刚想进入飞机，一个受惊吓的女乘务员把他推出机舱门外，用汉语很快地向他

说着什么，他亮出他的身份牌，说道：“我是联邦航空管理局工作人员。这是公务！公务！”乘务员后退了一步，格瑞恩从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身边侧身而过，走进机舱内。

他看到机舱内部的情况，停下了脚步，他轻声嚷道：“噢，我的上帝，这架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加利福尼亚州 格伦代尔

早晨 6 点

这是一幢独立的洋房。在宽大的厨房里，凯西·辛格尔顿穿着每天晨跑时穿的运动短装，正为女儿做一份金枪鱼三明治，做好后放进午餐盒里准备给女儿带走。辛格尔顿今年三十六岁了，在位于伯班克的诺顿飞机制造公司任副经理，她的女儿艾莉森正坐在餐桌旁吃着麦片粥。艾莉森七岁了，喜欢对什么事情都进行比较。

她问妈妈：“你喜欢米老鼠呢，还是米尼鼠？”

凯西答道：“两个都喜欢呀。”

艾莉森有点恼怒地说道：“我知道你两个都喜欢，妈妈，可是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米尼鼠。”

“我也是。”她说着把桌上的卡通书推到一边。凯西又往午餐盒里放进一个香蕉和一瓶果汁，然后把盒盖扣上。“快吃完，艾莉森，我们准备走了。”

“夸特是什么意思？”

“夸脱？它是衡量液体的单位。”

“不，妈妈，我问的是你身份牌上的字，不是夸脱。”

“噢，你说的是身份牌上的缩写啊。这是我现在的职务，意思是事故调查组质保负责人。”

“你们现在还制造飞机吗？”自从父母离婚后艾莉森对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很敏感很注意。即使是凯西发型上有点小变化，她也会连着几天一再地谈论这个话题。所以她注意到妈妈新的身份牌，提出这个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凯西答道：“是的，宝贝，我们还在制造飞机。什么也没变，我只是升职了而已。”

她又问道：“那你还是营销部经理吗？”

艾莉森几年前了解到妈妈是营销部经理时，感到很高兴。见到她朋友的父母就告诉他们自己的妈妈是营销部经理。

凯西说：“不，我现在不是了，宝贝，现在你得把鞋穿上，你爸爸马上要来接你走了。”

艾莉森说：“不，不会的，爸爸总是迟到。你升什么职了？”

凯西一边弯下腰给女儿穿运动鞋，一边说道：“我还是在质保部工作，但我不用在工厂里检查刚生产的飞机质量了，我是在飞机出厂后检查它们的质量。”

“为了确保飞机能飞起来？”

“是的，宝贝，我们检查飞机质量并解决发现的任何问题。”

艾莉森说：“飞机最好是能飞起来，否则就会坠毁！”她开始笑了起来，“天上的飞机要是都掉下来，在人们正在吃麦片粥的时候正好砸在他们的房子上，那可不妙，是吧，妈妈？”

凯西也笑了起来，“是啊，那可太糟了，飞机制造公司的人会很恼火的。”她系完鞋带后把女儿脚放下来，问道：“你的运动衫在哪儿呢？”

“我不要那件衣服。”

“艾莉森——”

“妈妈，天也不冷，不用穿。”

“但这周末也许会变冷，带上运动衫。”

这时门外的马路上响起汽车鸣笛声，她向外望去，看见吉姆的黑色雷克萨斯车已停在了房前。他坐在驾驶座上，吸着一支烟，穿着夹克系着领带。凯西想，也许他一会儿有个求职面试吧。凯西打开房门，和女儿一起走进在清晨朦胧的薄雾里隐约透出的阳光中，向停在门外路边的车走去。

艾莉森大喊着：“嘿，爸爸！”向吉姆跑去。

吉姆咧着嘴笑着，向女儿挥挥手。

凯西走到车窗边，说：“艾莉森在车里时不要吸烟，好吗？”

吉姆阴着脸盯了她一会儿，说道：“早安。”他的声音很刺耳，好像宿醉未醒，面部浮肿，脸色暗黄。

“吉姆，我们不是达成协议，不在女儿身边吸烟了吗？”

“你看见我吸烟了吗？”

“我只是在提醒你。”

“凯西，你以前也说过，看在上帝的份上。我都听你说过一百万次了！”

凯西叹了一口气，她决定不在孩子面前与吉姆争吵。心理医生说过父

母在孩子面前经常争吵是艾莉森口吃的原因。现在她的口吃已经好多了，凯西也总是尽力避免与吉姆争执，但吉姆并不领情。相反，他似乎喜欢每次碰面都制造点麻烦。

凯西强装出笑脸说：“那好吧，周日见。”

他们达成的离婚协议是每个月艾莉森和爸爸住一个星期，每周一去，周日回到妈妈家。

吉姆点点头，简短地说：“和以前一样，周日送回来。”

“周日6点。”

“噢，天啊，又来了。”

“我只是确认一下，吉姆。”

“不，你不是，你总是这样，你总是想操控别人。”

她说：“吉姆，别这样，别在孩子面前争吵。”

他恼怒地说：“那好吧。”

她弯下腰对女儿说：“再见，宝贝。”

艾莉森说：“再见，妈妈。”但她的眼神已变得游离，声音也冷冷的。她从坐上她爸爸的车这一刻起，她就已忠诚地拥护她爸爸了。吉姆一踩油门，雷克萨斯车就一溜烟地开走了，凯西仍旧站在人行步道上，目送着车，直到车转过街角不见了。

她看见在这条街的另一头出现了她的邻居阿莫斯的佝偻背影，他正牵着他那条爱咆哮的大狗散步呢。阿莫斯和凯西在同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工作，她向他挥挥手，他也向她招手示意。

凯西转过身要回到房中换衣服准备上班，这时她瞥见一辆蓝色轿车停靠在路边，车里面有两个男人，一个在看报，另一个在盯着她家的窗户。她停顿了一下，想起她的邻居阿尔瓦瑞滋夫人家最近被抢劫过。这两个男人是干什么的？看起来不像是黑社会团伙的，他们二十多岁，头发剪得短而利落，有点军人的味道。

凯西正想着该记下这辆车牌号时，她的BP机响了起来，凯西把BP机从她的运动短裤上拿下来，看到上面写着：

★★★通知：约翰·马德召集事故调查组今早7点在战略部开会，不得缺席。

她叹了一口气，信息前的三颗星表示这是紧急信息。约翰·马德是飞机公司的总经理，早7点他要在战略部召集事故调查组会议，这比平时的早

晨例会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而且不得缺席——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

伯班克机场

早晨 6 点 32 分

晨曦初露，上班高峰时间又要到了。凯西调整了一下后视镜的角度，身子前倾在镜中检视脸上的妆。她留着深色的短发，很利落，有点假小子的味道，四肢修长，像个运动员。她在飞机厂垒球队打第一垒，男同事们都乐意和她共事，把她当做小妹妹看待，因此她在厂里人缘不错。

实际上，凯西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也遇到过难题。她在底特律郊区长大，她爸爸是底特律新闻报的编辑，她的两个哥哥都是福特公司工程师。她刚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她是在一个全是男人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用她爸爸的话来说，她从小就没有女孩子气，像个假小子。

她在伊利诺斯南部的一所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她追随哥哥们来到了福特汽车公司。但她后来发现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很无聊，所以她利用公司提供的机会去韦恩州深造并获得了 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就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吉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后来嫁给了他并有了女儿。但是，孩子的出生使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突然要面对尿布、喂奶这些琐事，吉姆开始酗酒，深夜不归，最后他们离婚了。有一天吉姆宣布要搬到西海岸，到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工作，她决定也跟着去。

凯西不想艾莉森在成长过程中缺失父爱，而且她也厌倦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政治氛围。底特律的冬季太寒冷，在加利福尼亚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她想象在那里她可以开一辆敞篷跑车，住在海滨光照充足的房子里，窗前有棕榈树，她想象她的女儿在那里晒成古铜色的肤色。

但后来，她却住在了格伦代尔，离海边有一个半小时车程。她倒是买了一辆敞篷车，但她从来没敞开过车篷。虽然她所居住的这个区很漂亮，但几个街区之外就是黑社会帮派的地盘。有时在晚上，女儿睡觉之后，她也能听到零星的枪声。凯西很担心女儿的安全，她也担心女儿的教育问题，因为她所在学校有来自不同国度的移民，各自讲自己的母语，五花八门。她也为未来担忧，因为加利福尼亚经济一直不景气，就业机会极少。本田公司因为吉姆酗酒而解雇了他，他也已失业两年了。凯西在一波又一波的裁员大潮中幸存下来，由于全球性经济萎缩，诺顿公司的飞机生产也很萧条。

她从来没想到过有一天她会为飞机公司工作。让她感到惊奇的是她那

美国中西部人所特有的说话直白的实用主义风格与这个公司的文化竟然很契合，与主宰这个公司的工程师们很合拍。而吉姆却认为她过于严格，而且教条。但她严谨细致的工作风格在诺顿公司得到赏识，去年她被提升到质保部门任副经理。

她喜欢质保部，尽管在那里担负的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即保证飞机飞行安全。诺顿飞机制造公司分为两大部分——生产车间和引擎车间。这两个部门一直处于不和状态，质保部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质保部需要参与生产部门的所有环节，飞机制造装配的每一步都需要经过质保部门的签署认可。如果出现问题，质保部就要刨根问底找出原因。所以无论是生产线上的机械师，还是工程师都不喜欢质保部的人。

同时，质保部还要负责售后服务问题。客户在下订单时往往自己对内部功能结构做出决定，但一旦发现机上配餐区位置不合适或机上洗手间太少，就会迁怒并责怪诺顿公司。这时候就需要由有耐性和协调能力的人来出面，尽力解决问题并让每个人都满意。凯西正是这个合适的人选，她天生是一个调解矛盾的人才，很擅长这项工作。

质保部的人像在空中走钢丝一样，竭力保持平衡，使公司正常运转。作为副经理，凯西参与公司工作的方方面面，她有比较多的自由，责任也比较大。

她知道她的头衔比她的工作本身更令人瞩目。在诺顿飞机制造公司副经理多不胜数，她这个部门就有四个，他们之间竞争异常激烈。但现在约翰·马德只提拔她一个人兼任事故调查组负责人，显然，她可能已被列入这一部门总经理人选了。马德不会随随便便宣布这一任命，她知道马德做事一向是有条有理的。

她的野马牌敞篷车转过金色州高速公路开到帝国大路上，路两旁是连绵的树篱，这里是伯班克机场南面的绿化带。她驶向几幢商业综合大厦——罗克维尔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和诺顿公司都集中在这里。从远处，她就能看到一排排停机库，上面都印有诺顿公司机翼状的徽标。

这时她的车载电话响了。

“凯西吗？我是诺玛。你知道今早开会的事吗？”诺玛是她的秘书，她答道：“我在路上，发生什么事了？”

诺玛说：“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一定是糟糕的事情。马德一直在对引擎部的头头们大喊大叫的，而且是他召集事故调查组开这次会的。”约翰·马德是诺顿公司首席执行官，他原先做过N-22型飞机项目经理，也就是说他负责监管N-22型飞机的生产制造。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家伙，有

时还很鲁莽，但他凡事都有始有终。马德娶了查理·诺顿唯一的女儿为妻。近年来，有关销售的事基本上是他说了算。因此，马德可以说是公司里除了总裁之外的第二号人物，权势很大。

是马德把凯西一大早叫来，那么可能是——

诺玛说：“你的助理怎么办？”

“我的什么？”

“你的新助理。你想让我怎么办？他现在在你办公室等着呢，你没忘吧？”

“噢，对了。”实际上，凯西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马德把诺顿家族的一个什么侄儿派到她这个部门工作，在以后的六周时间里她得关照这个年轻人。

“诺玛，他看起来怎么样？”

“唔，他不流口水。”

“诺玛！”

“他看起来比上一个好多了。”

这个评价也好不到哪儿去。上一个家伙从机翼接合处掉下来，落在无线电架上并且差点被电死。“怎么能看出他比上一个好多了？”

“我在看他的简历。”诺玛说，“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在通用汽车公司曾工作一年。来这里之前他在市场部工作了三个月，他对飞机生产一无所知。你得从头调教他了。”

凯西叹了一口气说：“好吧。”马德想让她把这个年轻人带去参加会议，“让那个孩子十分钟后在行政楼前与我碰头。别让他迷路了，好吗？”

“你是想让我陪他下去吗？”

“是的，最好这样。”

凯西挂上电话扫了一眼手表，交通堵塞，车流缓慢，还需要十分钟才能到达公司。她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仪表盘，这次会议是关于什么内容的呢？一定是有飞机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坠机了。

她打开收音机想听听广播里是不是有相关新闻。她转到一个谈话节目，听到有人在说：“让孩子们穿校服上学是不公平的，这是精英主义和歧视性的——”

凯西按了一下钮，转换到另一个电台。

“这是把他们个人的道德观强加于我们。我不认为未出生胎儿是人——”

她又换了一个台。

“这些媒体的攻击都是来源于那些不喜欢言论自由的人——”

她暗忖，这个新闻到底在哪儿呢？到底有没有飞机失事呢？

她忽然想起了她的父亲，他每个周日去过教堂后都会阅读一大摞全国各地的报纸，边读边嘀咕：“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他坐在起居室读报，他的椅子周围满地都是乱扔的报纸。当然，她父亲曾是20世纪60年代的报社记者。现在的情况可大不相同了，现在，凡事都有电视报道，还有电台的空洞的访谈节目。

她抬头看到已到了诺顿公司的大门，就关掉了收音机。

诺顿飞机制造公司是美国航空业最有名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是由航空业的先驱查理·诺顿于1935年创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制造出了传奇式的B-22轰炸机、P-27猎豹式战斗机，还为空军制造了C-12运输机。近些年来，诺顿公司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像洛克希德这样的知名公司也已从商业航空运输业中退出了。

现在，仅有四家公司为全球航空市场制造大型飞机，诺顿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其余三家公司是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长滩的麦克唐奈道格拉斯公司，还有在法国图卢兹的欧洲空中客车公司。

她驾车穿过大停车场驶向七号门，在入口处设有栏杆，安检员检查了她的证件。像往常一样，每当驶向工厂时，她都有一种振奋的感觉。工厂工人分三班轮换工作，使工厂始终呈现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其说它是一个工厂，不如说它是一个小城市，拥有自己的医院、报纸和警察局。当她刚来时这个公司曾有六千名员工在此工作，后来经济萧条时裁员，就只剩下三千名员工了。但这个工厂还是非常庞大，占地十六平方英里。在这里他们造出了N-20型窄体双引擎喷气飞机、N-22型宽体客机、KC-22型军用空中加油机。她可以望见主要装配车间，每个厂房都占地一英里多。

她继续向位于工厂区中心地带外立面为玻璃幕墙的建筑物开，那是行政大楼。把车开到了停车场，发动机还未熄火，她就看见一个像个大学生模样、穿着运动外套打着领带的年轻男人——看样子像懒洋洋游手好闲的家伙。当她走出车子的时候，这个小伙子怯生生向她挥了挥手。

六十四号楼

早晨6点45分

他说：“我叫鲍勃·里奇曼，我是你的新助理。”他握手时很有礼貌也有些保守，她不记得他属于诺顿家族的哪一方亲戚，但她很熟悉这一类人——很有钱，父母离异，上过名校，成绩平平，但总有一种高人一等的